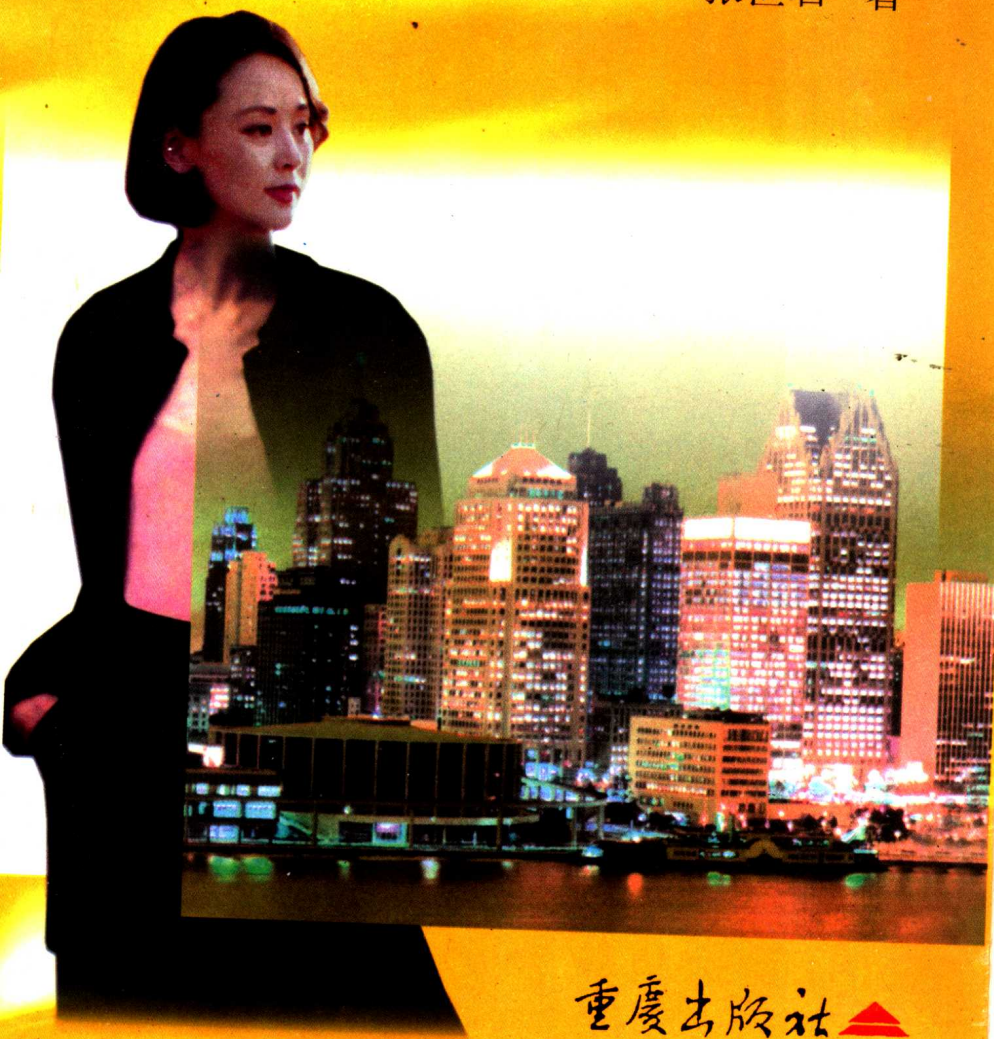


一个女教授的 南下手记

张世君 著



重庆出版社

一个女教授的 南下手记

张世君 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亚平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张 进

张世君著
一个女教授的南下手记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峡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印张8.625插页2字数203千
1998年11月第一版 1998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7-5366-4006-4/I·781

定价：13.00元

——前言——

热点追踪的反思

10多年改革开放，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南下广东，形成蔚为壮观的南下移民潮。说到南下，人们自然联想到“下海”淘金发财，它成为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的社会热点和热门话题。追踪这一现象，作文化的观照与反思，我们发现在南下潮里，隐含着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动因，成长着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新的精神。

南下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还原为俗人的醒悟。长期以来，他们追求精神，鄙夷物质，穷得来只剩下知识，养家糊口都难。市场经济的冲击，使这些未脱净封建士大夫精神遗风的文化人猛省到自己还是要吃五谷杂粮的俗人。一个人只有把自己喂饱了，才谈得上做学问，这是实实在在的马克思主义物质观。文化人第一次睁眼面对物质世界，举起“油盐柴米”的义旗南下，要为生存而奋斗。他们明明白白反对禁欲主义人生观，不愿再过清贫的生活，物质利益第一次在知识分子心中占了崇高的地位。他们反叛传统的教育和封建的唯上主义，不再心中只有集体，唯独没有自己。他们第一次抒发个性，按个人的意愿选择自己的生存环境和职业，把个性独立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追求创造的人生

价值，发展自我，南方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干的机会和天地。他们是反对保守，渴望创新的激进派。南下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大解放，个性大解放，它引起人们灵魂的大震荡。

在沿海这个全新的环境里，南下知识分子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他们的思想和精神都发生着裂变。在燃烧的地火中，他们涤荡身上的杂质和旧观念，变得比过去更加精粹和成熟。南方是锻炼知识分子的大熔炉。

从南下第一天起，我感受到南下移民的悲壮，看到了知识分子英勇无畏的牺牲与贡献。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汗水、泪水、血水，书写现代文明史，历史将充分肯定他们的壮举，并追述这一现象。可是，没有人去写眼下正在演进的历史，文化移民正忙着去创造自己的事业和幸福，也没功夫用笔写自己。与其等将来让后人去追记历史，不如现在就开始记录。我心中有种蠢蠢欲动的热情，想写南下知识分子。为文化移民的英勇奋斗，为让后人知道前辈的历史，为解剖自己，记下这代人的艰难历程。为此，我到沿海城市去走访南下文化人，纪实性地写下他们的生活和我的见闻。

目 录

前言 热点追踪的反思	(1)
第一章 教授南下寻梦记	(1)
一、我背凉席去乘机	(1)
二、站在鳌头路，我是打工姐	(2)
三、“挣一部电话机钱就回去”	(4)
四、教师何时姓“中产”	(5)
五、五星红旗一般红	(6)
六、一直都没看见“海”	(6)
七、唯愿过一回用蓄水海绵盒数钞的瘾	(7)
第二章 闯荡江湖的文化移民	(9)
一、地图带路的旅行人	(9)
二、无根的漂流	(11)
三、让脚站在大地上	(12)
四、学会生存	(13)
五、寻找“大海”	(15)
第三章 苦涩的移民心态	(17)
一、“我们老了”	(17)
二、“后悔死了”	(19)
三、咬紧牙关挺住	(20)
四、骑在《国际歌》的歌词上	(22)

五、沉下心来原始积累	(23)
六、在金钱魔术棒下	(24)
七、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	(26)
第四章 南北文化大碰撞	(28)
一、老板与雇员	(28)
二、暴发户与“北佬穷鬼”	(31)
三、“泥饭碗”与“铁饭碗”	(36)
四、务实与清谈	(38)
五、功利与人情	(42)
六、商战与“窝里斗”	(47)
第五章 为何南下“大逃亡”	(51)
一、做个妻子看得起的男子汉	(51)
二、为儿为女把船拉	(54)
三、盲目的从众	(57)
四、南方的神话	(59)
五、树挪死，人挪活	(61)
六、“南下怎么样”	(64)
第六章 燃烧的移民心	(65)
一、“不要对我说：可惜了专业”	(65)
二、穷的愤怒	(67)
三、必须看重自己	(74)
四、离心力	(77)
第七章 天下教师一般穷	(80)
一、“流放”的北京教师	(80)
二、广州教师炒更忙	(82)
三、浑身“穷”气和“酸”味	(84)
四、年轻的都跑了	(87)

第八章 移民话“穷”	(89)
一、不能再怪旧社会了	(89)
二、人口越多越穷	(91)
三、计划经济越搞越穷	(94)
四、社会主义越吃越穷	(96)
五、穷则思变	(99)
第九章 轮子上的文化人	(100)
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100)
二、轮子上的知识分子	(102)
三、移民的后代仍移民	(104)
四、南下的震荡	(108)
第十章 地火煎熬的文化人	(111)
一、名士风流不复在	(111)
二、良心在黑白之间打滚	(112)
三、道德在善恶之间隐现	(114)
四、观念在物质精神之间转换	(116)
五、行动在去留之间徘徊	(119)
六、地火中的凤凰	(122)
第十一章 发财妄想症	(124)
一、南下人的海市蜃楼	(124)
二、走火入魔的钱疯	(125)
三、无边无际的发财规划	(127)
四、幻觉中的老板娘	(130)
五、窥伺富婆的靓仔	(134)
六、准堂吉诃德	(135)
七、时代的疯狂	(137)
第十二章 文化人“下海”	(140)

一、全民“下海”运动：多如牛毛的公司	(140)
二、神秘起家的大款	(142)
三、“差一点就发了”	(144)
四、承包幼儿园的提琴手	(146)
五、捡破烂的学者	(151)
六、股市沉浮	(153)
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56)
八、文化人“下海”的思考	(157)
第十三章 “献身”的小姐族	(161)
一、青春生意	(161)
二、“现在当‘小姐’，将来做老板”	(163)
三、“难说谁玩谁”	(165)
四、“势力范围”	(166)
五、“酒店小姐”	(166)
六、“发廊小姐”	(170)
七、“桑拿浴小姐”	(171)
八、岸边徘徊的准“小姐”	(172)
九、“我要回家”	(174)
第十四章 南下的单身妇女	(176)
一、“诺亚方舟”漏了	(176)
二、驾驭命运的高手	(177)
三、“老公死了”	(179)
四、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	(181)
五、金蝉脱壳	(183)
第十五章 市场调节中的文化人	(185)
一、反态中的正态分布	(185)

二、台风中心无风暴·····	(187)
三、做学问的怪圈：南下与北上·····	(191)
四、“臭豆腐”文化·····	(194)
五、“久违了，专业”·····	(197)
六、价值补偿新论：乐趣无价·····	(199)
第十六章 边缘人的失落 ·····	(201)
一、边缘人·····	(201)
二、不知我从哪里来·····	(203)
三、西瓜与芝麻·····	(206)
四、老母鸡生蛋，越生越小·····	(210)
五、“穷得只有钱了”·····	(212)
六、寻找丢失的草帽·····	(214)
第十七章 文化移民的历史回顾 ·····	(217)
一、交替时期的文化现象·····	(217)
二、反封建的“五四”青年·····	(218)
三、奔赴延安的革命文人·····	(220)
四、支援边疆的建设移民·····	(222)
五、上山下乡的知青移民·····	(224)
六、南下的淘金移民·····	(226)
七、牺牲与贡献·····	(227)
八、解放个性·····	(228)
第十八章 走走看看 ·····	(231)
一、一片繁荣，一片混乱·····	(231)
二、万顷良土一株蕉·····	(233)
三、不丢三辆车，不是沿海人·····	(238)
四、“卖猪仔”·····	(242)
五、笼中人·····	(245)

六、烧香拜佛.....	(247)
七、风景这边独好.....	(250)
八、早茶晚茶.....	(262)
九、崛起的沿海城市.....	(264)

——第一章——

教授南下寻梦记

“孔雀东南飞”是当今中国人才涌向南方沿海城市的一个大走向。1993年2月，我加入了南下的教师队伍。

一、我背凉席去乘机

亲友赞助我1000元人民币，要我乘飞机南下。妹夫要我不带行李，到了南方再买：“人家出门打工的打工妹打工仔都空着手，到了目的地再买，你一个教授还背被卷乘飞机，太不潇洒。”我没听他的劝。我要养孩子，潇洒不起来，家里有被子，又去外面花钱买，总是一种浪费。我最终没能达到乘机的气派，随机带上了被卷、席子和一捆书。怕行李超载，所有的行李都只用塑料薄膜包扎，里面捆的什么，一清二楚，连旅行提包都没带一个。我到机场办了托运手续，然后背着凉席进机舱。夹在西装革履、珠光宝气的旅客中，我的行头显然有些扫同机者的面子，走在我周围的旅客都不说话。一个旅客终于说话了：“我的行李就够长的了，

想不到还有更长的，居然是凉席！”我笑着回答：“天下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

2月10日18：50，我在广州白云机场下机。在行李厅候了10来分钟，我瞻仰了传送带上各式各样高级、时髦、流行的皮箱、提包和旅行袋，自然，别的旅客也目睹了我的行李的风采：一捆被子和一捆书。除非独具慧眼，否则很难说清我的身份。

我把取到的行李捆到手拉车上。正待走时，一位同机南下的老太太上前与我搭话。我知道她站在一旁看我捆行李已经有一会儿了。她比我稍稍阔气一点，提了大小两个朴素的皮箱，勉强够得上乘机的派头。一交谈，才知道我们都是同一地区的教师，她姓方。方老师在中专，我在大学。和我同样的心理，她不敢住外面的旅馆，嫌贵，怕不安全。天已黑了，她不知该往哪里去好。我邀她跟我一道去住高校招待所，我们结伴乘民航大客车到火车站寄存了行李，然后换乘公共汽车去郊区高校招待所住下。第二天我们还要返回火车站取行李，继续上路。方老师将去深圳，我要到东莞。

二、站在埗头路，我是打工姐

流花车站，南下民工黑压压一片，根本无法上车。我答应买高价票，售票员才将我连人带行李拉上长途客车。满满一车去东莞的打工妹打工仔，我坐在车头行李包上，像是漂泊的吉卜赛人，任大篷车把我拉向远方。

客车一到东莞汽车站，一大群私摩托就围上来拉客。没有到学院的直达公共汽车，我只有坐私摩托。车主要收我高价，说我有行李，不好托。反正摩托车多，我不愁：“马上要开学，我要去

报到上课，行李都是上课的书，收我高价合适吗？”他见我这么说，表示要优待老师。车上我和他聊，知他是梅县人，山区穷，就到东莞来搞摩托运输，晚上住在旅店。一月有两三千元的收入。

第一天到东莞，一路上情绪都还好。我去学院报到。家，随后迁来。

那天我一报了到，心里就难过，情绪一落千丈，有种莫名的失落感。我就这样永远被“抛”到这块土地上来了，失去了内地乡土的根、内地的文化环境和人际关系。我感到惆怅。我来这里干什么？为了挣钱养家，为了一个鼓舞人心、给人希望的发展前景。我将得到什么？最现实的是多一些工资。而失去的呢？我难以比较。

食堂还没开伙，我向一个过路的教师打听哪里有小食店。他告诉我去埗头路。傍晚时分，我提着饭盒来到埗头工业区。埗头路和学院一墙相隔，这是条中小型合资企业十分密集的街。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针织厂、毛织厂、制衣厂、制花厂、玩具厂等，满街是从内地来的打工妹、打工仔，四川、湖南、广西的居多，还有河南信阳的。看着压断街的打工妹，我油然升起一种历史的悲壮，想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些内地 10 多岁的小姑娘，稚气还未脱净，乡土味仍很浓重，她们为求生存发展来到沿海，在不知不觉的辛勤打工中，以自己的血和汗书写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她们与沿海人一道，加快了沿海地区的繁荣和现代化步伐，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眼界和生活水平。每年，这些打工妹、打工仔要向内地寄回好几十个亿的钱，穷困的乡村也就这样被带动了。

我和路边饭桌上吃花生、喝啤酒的打工妹、打工仔攀谈起来。他们以为我是记者。我提起手里的饭盒说：“和你们一样，我也是打工的，只是职业不同而已。”我问他们想家吗？他们说习惯了，不想，只是快到春节时，受探亲气氛的影响，才想着要赶回家去。

看他们那样年轻朝气，不知劳累，也不生病吃药，我受了感动，想起 24 年前下乡插队的自己。那时候，我跟他们一样年轻，一无所有，没有坛坛罐罐怕打破，硬是用自己的血和汗写下了我们那代知青的历史。如今我走进南下的队伍，理应把自己的年龄减去 10 岁、20 岁，退回到当年知青“打烂仗”的时候，一切都从头开始，就不会多虑自己的得与失。当年插队，没有盼头，前途是凶是吉不可预测；而今南下，眼睁睁地看着这片热土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地变化，前景看好。站在垄头路，我是打工姐。

三、“挣一部电话机钱就回去”

穷，把大批教师逼到沿海来了。人到中年，谁愿离乡背井？来这里的教师都会直言对你说，不缺钱，不为钱，我是不会来的。就连去深圳的方老师，也是因这个原因。

方老师是全国六届人大代表，省特级教师，已经退休了。1992 年 9 月，她到深圳一所学校受聘，月工资千元左右。上学期挣的钱，她给家里的所有亲友每人买了一段衣料。寒假回去时，她提了两皮箱，亲友皆大欢喜。她本不想再干了，年纪大了，精力不济，更主要的是“丢夫别子”，感到孤寂。老伴也是教师，当教研室主任，劝她别去深圳了。她对老伴说：“我还去干半年，挣一部电话机钱就回来。”在她的住家区域，安一部电话机要 2 700 元。方老师这半年要去深圳为电话机奋斗。听了方老师的故事，我不禁对她肃然起敬，已是退休的老太太了，还有这么一番拼搏的勇气，这么一种追求现代文明的热忱。进而又很感慨，教了一辈子书，也没能挣到一部电话机钱，最后还得靠退休到沿海来打工挣钱。想到这，悲从中来。

四、教师何时姓“中产”

在内地，教师是知识分子阶层最穷的；在沿海，教师仍然是穷人。东莞可说是个“暴发户”城市，农民洗脚上田坎，靠卖地皮发了大财，修起了一幢幢带有小汽车房的洋楼，普遍三层半或四层半。沿海人购物不还价，分分钱不算数。学生骑摩托来上课的不少，一个班的成人学生，多半戴金戒指、金手镯、金项链，男女都戴。老师上街买菜，总是先问价，然后是讨价还价，斤斤计较。我去这里的商店，一问价总是吓一跳，对高物价难以承受。暗中盘算：内地的旧家具一件也不能丢，暑假回去得全部搬来，日后的生活，还得按内地人的方式来过，否则是一分钱也剩不下的。有不少广州高校的教师来小城兼课，挣点外水钱。怎么天下教师都姓“穷”？只是穷与穷相比，沿海地区的穷教师比内地的穷教师喝的稀饭要稠点，饭里有点肉沫、鱼片，沿海人称肉粥、鱼片粥。

常见报刊杂志对教师创收、搞“第二职业”提出非难和异议，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都去创收，搞“第二职业”，怎么能保证教育这个千秋大业呢？他们忘了一点，教师也与其他行业的人一样要食人间烟火，俗人的油盐柴米一样也少不了。人类的灵魂要靠教师塑造，教师的灵魂又靠谁来灌注活力呢？教师没有物质生活的保证，只凭师德、良心去熬油、熬命，灵魂会枯萎的。如果不给教师的“穷”改姓，大批骨干教师还将流失，或者是身在心不在。只有国家让教师姓“中产”，他们才能全身心地扑在教育事业上，中国的教育才会走出低谷。

五、五星红旗一般红

都说沿海地区行动十分自由，似乎可以为所欲为。我来学院看见的第一张通知是要求准时返校上班，早上8：00严格考勤，亲自签名报到；听见的第一声广播是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遇到的第一次集中是每周雷打不脱的政治学习。我一下子感到紧张和奇怪，怎么跟内地一样呢？甚至还更严？继而一想，怎么会不一样呢？不是在同一块中国国土上吗？我不禁哑然失笑：五星红旗一般红。

然而，也有红得不一样的地方。按时签名报到，使我在两天后得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红包。红包上印着图案：两个小儿坐在钱堆上，共同托起一枚金币，上写“吉祥如意”。我在内地工作了20多年，从未得过。用钱来严格纪律，我愿意接受。

小城的单位管人很严，很死，但个人生活自由。机关干部不论老少都出入卡拉OK舞厅，并让女招待包房服务，这在内地是罕见的，在这里却习以为常，可见又很开放了。

六、一直都没看见“海”

离开内地时，同事朋友为我饯行，总以羡慕的口气说：“这下去沿海好了，祝你‘下海’发财。”我说：“我是调工作，还是去学校，不是‘下海’，也没看见‘海’。”但他们认为，到了沿海哪有不‘下海’的道理。

事实与人们的想象、报刊的宣传有很大的出入。沿海地区不